

胡世澤 · 陳孝威 · 方東

黃天邁

浪跡天涯憶舊遊之三

胡世澤國際知名

一九三〇年我從日內瓦國聯代表辦事處調職巴黎駐法使館。一年後胡世澤字味道先生繼吳凱聲出任代表辦事處處長，差一年是我的直屬長官。他與法籍代辦謝維麟字振叔是老同學，又是顧少川（維鈞）大使的舊屬，因公或度假，常到巴黎小住。我幸得機緣與他結識。我執晚輩禮，他並不託大，忘年論交，至今感佩。

味道先生浙江吳興人，一八九五年出生於東京華盛頓。早年留學俄、法，以第一名畢業於德國德安那中學及法國政治學院，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。嗣後歷任出席巴黎和會、國際聯盟、華盛頓會議、關稅會議、中俄會議中國代表團秘書、專門委員、駐德公使館代辦、外交部秘書、科長、幫辦（即副司長）、司長、次長。一九三一年出任國聯代表辦事處處長兼駐瑞士公使。聯合國成立後，出任副秘書長。他精通英、法、俄、德、西（班牙）等語文，是我國傑出職業外交官，也是國人出任國際組織最高級首長第一人。味道先生之尊翁惟德公在滿清末年曾任外務

大臣，出使俄、日欽差大臣。民國成立後，歷任駐法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日本公使、外交總長、內務總長、國務總理，是民初有名的政治家兼外交家。弟惟賢曾任駐德參贊、駐新加坡總領事。次子世熙（味道先生為長子）曾任駐烏拉圭大使。

五子世勳歷任駐巴拉圭大使、外交部歐洲司司長、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主任委員。桂馥蘭薰，一門俊彥，稱為民國以來第一外交世家，當非過譽。

巴黎是味道先生舊遊之地。他說標準巴黎腔法語，連隱語切口都難不倒他。談起法國史地、文藝、民俗、掌故，更加數家珍。從拉丁區（Quartier Latin）學生活動場所到蒙瑪特（Montmartre）藝術區的迷你舞廳、香舍麗樹（Champs-Élysées）的豪華夜總會，他門徑都熟。我曾陪他與謝代辦去遠近馳名的瑪克辛（Chez Maxime）夜總會餐廳。顧客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達官貴人、億萬富翁，老態龍鍾，大腹便便，鬚眉俱白。女伴綺年玉貌，曲線玲瓏，豔光四射，極不相配。英國貴族在本國國內道貌岸然，到巴黎則放浪形骸，盡情享受美女和香檳，揭

穿假面具。餐廳老闆與侍役為白俄難民，中有舊王孫。衣帽間女郎，別看她肥蠢如牛，却是當年美麗公主。味道先生用道地俄語打招呼，受到熱烈歡迎與殷勤招待。

味道先生極富風趣，朋友聚會時有他在座，歡笑滿堂。一次有上海汪大律師到巴黎觀光，味道先生問他不是是一個人來。汪說同太太一起來的。味道先生說：「來巴黎帶太太等於去中國帶茶葉。」後來法籍同人說笑時，常用「茶葉」作「太太」的代名詞，成為圈內典故。味道先生又喻在家陪太太為「家常便飯」，外出找刺激為「吃館子」。一次有女客在座，某秘書一時不小心說溜了嘴：「我們今晚去吃館子。」某年輕太太說：「我也跟你們去。」男士們竊笑，某秘書則顧左右而言他。

聯合國官式語文為中、英、法、俄、西五種。英、法、西普遍使用，中、俄則為冷門。中國代表多使用英文，俄代表只說俄文。聯合國雖有專業翻譯人員，但語文隔閡仍製造不少困擾。味道先生除精通五種官式語文外，又通德文，不僅在八席副秘書長中首屈一指，即在聯合國秘書處

及各代表團中也獨一無二。無人不知有 Victor Ho。實至名歸，絕非倖致。秘書長及秘書處職員具有國際公務員身份，根據聯合國憲章規定，國際公務員不得聽命於任何會員國政府（第十五章第一百條）。這不過是紙上具文，實際上各國代表團都與其本國籍之秘書處職員有密切關係。蘇俄更廣佈間諜網，使秘書處成無形之情報戰場。美蘇爭霸，有鮮明的對立與矛盾，職員中立者處夾縫中，左右為難。左傾者討好蘇俄，唯命是從。此一國際舞臺早已喪失超然之立場。味道先生雖主管託管地區業務，但憑其智慧、語文能力及聲望，促進我代表團與秘書處之溝通，有卓越之貢獻。

一九五八年味道先生訪問越南。他到西貢的第二天，我陪他到一家法國餐廳吃馬賽名菜「海龍王湯」。飯後去兩家大舞廳觀光，閒話巴黎往事。我告訴他說我女婿余傳鵬在聯合國秘書處中文組任譯員，與賴景瑚主任有誤會，賴氏似對工作分配不公，有拉拔私人之嫌。味道先生說：「我不知道余傳鵬是你女婿。賴主任說他告洋狀，恐怕思想有問題。」我說：「要不要作忠貞調查？我可以提供人事資料。傳鵬的父親是青年黨元老余家菊，現在臺灣任國大代表。他弟弟傳鵬是副總統陳辭公的快婿。他曾任於野聲樞機主教的秘書，留美天主教學生會會長……」味道先生說：「都不用說。既然他是你女婿，我支持他就是。」嗣後傳鵬在中文組獲合理之工作分配及升遷，不能不感謝味道先生之照顧。

越南婦女多穿白色高開叉旗袍及寬褲腳長褲

，騎腳踏車時後擺隨風飄舞，味道先生極為欣賞。他說回聯合國後當請幾位越南小姐穿傳統服裝擔任聯合國導遊。後來是否實行，不得而知。

一九七一年我于役加彭，味道先生到北非巡視有關救濟國際難民工作。聯合國派駐加彭代表是一位法籍老小姐賈克林，她前往北非向味道先生報告，行前我託她帶名片一張，邀請味道先生來加彭一遊。過了幾天，賈克林回到加彭，也帶了味道先生名片，上用法文寫着：「不能來，賈克林交你託管。」三句不離本行（他主管託管事務）。賈克林洋洋得意，並要求將名片保存，作為紀念。我不便接受「託管」，辜負了味道先生的好意。

味道先生在聯合國任副秘書長時期為畢生事業的巔峯時期。他在外交部及外館任職時期，一般部屬認為他太過洋派，不通國情，不懂中文。實則味道先生生長海外，受西方教育，難免有西方人的看法與表達方式。但他遇有關中國問題及中國文字，不恥下問，多尊重部屬意見。至於忠貞愛國，則堅定不移。出任高級國際公務員，更屬人地相宜。味道先生以不世之才，出任艱鉅，為國宣勞，應念其特長，豈可厚誣賢者。

陳孝威胸中甲兵

一九五六年我初到西貢，暫寓一家華僑開的旅館。一晚曹師昂兄（留法，空軍退役）陪一位老先生來訪，介紹時說是「天文臺臺長」。我久仰陳孝威的大名，也是「天文臺」的長期讀者，看來看者神采卓犖，雍容爾雅，便意識到就是他本

人。結識後經常會晤，往往作竟夕談。陳氏博古通今，尤長於軍事，熟諳輜略，分析戰局得失，燭照精微，言簡意賅，從不拖泥帶水。陳氏福州人，曾參加辛亥革命，保定軍官學校二期畢業，陞大進修，歷任參謀、旅長，官拜中將。退役後一九三六年在香港創辦「天文臺報」，自任社長，兼主筆政。一九四〇年日軍攻陷香港，「天文臺」被迫停刊。一九五〇年復刊。陳氏在「天文臺」發表之政論時評，膾炙人口，享譽中外。陳氏尚有著作多種，國際政治軍事外，旁及文史。陳氏也是一位愛國詩人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陳氏明確指出德國將先攻蘇俄，並代籌英國對德戰略，預言日本必南侵南洋，上書英首相邱吉爾。他主張美國實施軍火租借，助中國抗戰，上書羅斯福總統。他指摘盟國重歐輕亞之失策，倡議「會師東京」，向羅斯福建議。我政府播遷來臺後，陳氏又首倡中美共同防衛，並向美國務卿杜勒斯提供處理越南問題計劃。以上文字言論皆涉及世局、大戰戰略、臺海及中南半島安危。國人從事國民外交者，當以陳氏為巨擘。

陳氏於一九五五年應邀參加越南共和國建國大典。他與我在西貢會晤，是他第二次訪越。嗣後他又來西貢兩次，每次會晤，我們必檢討越南戰局。我根據我方截譯北越及越共密電，經研判後，對越共動態掌握十之六七。陳氏觀察跡象，窺測動機，有精闢之見解，往往與我的研判不謀而合。陳氏認為對付越共應用反游擊戰術。越共出沒無常，無戰線可言，不能使用陣地戰。美軍事

顧問雖重視反游擊戰，仍在理想假設階段，對越南地形如森林、沼澤、荒山小徑，則無實際經驗，閉門造車，以致判斷錯誤，指揮不靈。陳氏主張越南自行組訓反游擊部隊，破除傳統戰線觀念，流動行軍。越共往往化整為零，攻弱逃強，利用森林、地道，實行偷襲、伏擊、爆破，行蹤不定，防不勝防。越南國軍多出越共的好幾倍（一九六〇年為十比一），但行動遲緩笨笨，偶在遭遇戰佔上風，但不能一舉將越共殲滅。陳氏數次向吳廷琰總統進言，惜未被重視。

陳氏對吳廷琰得意傑作「戰略邑」，也持不同意見。鄉民安土重遷，強使放棄家園集居一地，心理上已感不安。「戰略邑」又為越共侵襲顯着目標，防禦力弱，越共來時，國軍不及馳援，隨時有家破人亡的危險。不如就現有村莊組訓民兵，加強保防，國軍分駐各戰略地點，可以緊急馳援。陳氏對我國代訓越南政戰官兵，提高士氣，極為稱讚。他說美軍轟炸「胡志明小徑」，得不償失。越共向南滲透侵襲，途徑甚多，隱密小徑外，復掘地道。譬如大夏防蚊，漏洞甚多，無孔不入，僅在主要門口株守撲滅，徒費人力物力。陳氏對美國介入越戰有正負兩個方案。一為消極的，美國提供經援及軍援，派遣軍事顧問，但不派遣部隊，由越南軍隊自己去打。一為積極的，將戰事擴展到北越，海軍封鎖港口，空軍轟炸戰略目標，徹底摧毀北越軍事設施及補給據點，切斷對越共一切支援。美軍介入越戰十五年，既未宣戰，又作有限度的局部戰爭，挨打時多，反擊時少。越共談打打，戰局處於劣勢時必放

出和談空氣，誘騙美越和談，乘機補充偷襲。詹森總統已使美軍陷入泥足，傷亡慘重，國內反戰呼聲日高，進退兩難。尼克森派遣季辛吉與北越越共代表在巴黎秘密接觸，停火和談，受越共欺騙，終以不了了之。結果越共坐大，吞併南越，建立共黨政權。美軍傷亡三十五萬，南越傷亡六十八萬，較韓戰尤為慘重，是中國大陸悲劇的重演。陳氏大聲疾呼，早已預料結局之悲慘。我推崇陳氏的遠見，我說他應出任美越聯軍的參謀長，做「臺長」未免大材小用。陳氏謙遜，說：「百無一用是書生，紙上談兵而已。」

陳氏與越南「代理第一夫人」陳麗春有幾次會晤，一次似與鷄鵝毛出口事有關，可能陳氏係受人之託。陳麗春常與商人勾結，壟斷越南出入口貿易。我對生意經是門外漢，也不感興趣，未便過問。聽說陳氏未能達到目的。陳氏在西貢與我多次傾談，相知甚深，他回港後每在「天文臺」報導我們交往情形，承他過獎，一次竟稱我為「酒仙」。我不喜香港的繁囂與複雜環境，每次搭機過港都未停留。一次我在機場，外交部駐港簽證人員告我，陳孝威來電話，請轉告我務必約時一談。當時飛機即將起飛，連打電話都來不及，緣慳一面。一九七四年我因妻病正在紐約，見報載陳氏在港逝世消息，為之悵然若失。

方東榮才未展

方東（障川）是我在燕京大學四年級時的室友。燕大遷校北平西郊海淀新址，學生宿舍是宮殿式二層樓房，二人一室，自由結伴。障川福州

人，原名福東，後改單名。他是國學大師吳北江的入室弟子，同門有曾克崑、林崇墉、潘伯鷹，皆以文名。我與障川鄰室住侯樹彬（倫北）及其室。倫北是我河北同鄉，其玉是障川同鄉。每室一南一北，純屬巧合。四人因意氣相投，成為密友。倫北專攻經濟學，其玉研究邊疆問題，障川習法律，我習國際法及外交史。他們三人都埋頭書本，心無二用，不參加課外活動，也少交遊。我外務頗多，除作國民黨團及學生會活動外，主編黨報「努力青年」，兼為外交部譯件，交女友、打網球、溜冰，是四人中最忙的一人。倫北年齡較長，因家庭變故停學一年，故低我一班。他在寧河縣是大地主，為承重長孫，操持家計，精明過人。他治學精深，思考銳敏，文筆犀利，處事斬釘截鐵，如老吏斷獄。其玉書生氣重，堅守原則，嫉惡如仇，對古文學有素養，暇時吟咏，怡然自得。障川厚重隨和，深藏若虛。他國學淵博，書法渾厚，介乎顏蘇之間。每遇學生會有重要佈告，我都請障川大筆一揮。倫北戲組影子內閣，自任國務總理兼財政部長，其玉長內政，我長外交，障川為國務院秘書長。閒居檢討朝代興亡，且日中外古今人物，抵掌聯床，狂言談話，往往秉燭夜談（校規十時停電熄燈）。回憶當年情景，實為一生黃金時代。

我在燕大畢業後，留校進修碩士半年。適外交部甄選譯員進部，我被分派情報局工作，蒙局長顧泰來先生（哈佛大學文學博士）賞識，半年後外放，派充國聯代表辦事處隨員（即今日之專員）。代表辦事處附設駐法公使館內（後遷日內

瓦)，我前往巴黎到差。業師政治學系主任徐淑希博士爲我申請入哥倫比亞大學進修碩士，已獲校方核准，以學旅費籌措不及，又以因黨務活動，奉系軍警當局緝捕甚急，不得不以外交部爲掩護，提前出國避禍。留美計劃改爲留法，爲始料所不及。幸而我在燕大副科爲法文，勉可應用。如照原計劃留美，則我一生小傳恐將重寫。我出國前蒙徐淑希、郭雲觀二師爲我餞行，並邀障川等三人作陪。障川即席賦五古一首送行。雖原稿已失，記憶猶新：

「天邁吾畏友，矯矯千丈磐，寧靜以致遠（天邁以此自勉），蓬勃使星鞍。此行重學識，青紫不強干，滌身復浴德，異日身名完。明發載途遠，勉哉冒風餐。」

我出國後，僱北留英，入倫敦經濟學院專攻貨幣學。其玉留美，入哈布金大學 (Johns Hopkins) 博士班。障川則往東北大學任教職。僱北學成回國，在大公報發表專欄論文，被許爲幣制權威，受聘爲國民參政會參政員。不幸在寓所爲搶匪所戕，竟遭慘死。其玉獲哲學博士學位後回國，出任燕大成都分校法學院院長，一度出任外交部參事，後返美執教。抗戰前夕，我與僱北在南京小聚，他對改革幣制，有一整套計劃，意興甚豪。他發表的論文，受最高當局的重視，前程似錦。別後傳死於非命，使老友悲愴難抑。其玉對東北及西北邊疆問題有深刻的研究，在外交部任職短暫，未展所長。外交當局最感頭痛的，是對俄對日外交，應付突發事件已覺進退失據，

更無解決邊疆問題的遠見與制定長期政策之雄心。其玉抑鬱不得志，乃返美重過課室與圖書館之生活，不禁爲人才惜。

障川受知於孔庸之先生，進財政部後，不次拔擢，歷任秘書、參事、上海直接稅局局長，福建省政府財政廳廳長。政府撤離南京前夕，出任財政部政務次長（常次夏晉熊，亦燕大同學）。障川以雙親年邁，定居上海，未能隨政府播遷。他事親至孝，與師妹吳竹君女士結褵，玉臺唱和，家庭美滿。障川內方外圓，人緣甚好，操守謹嚴。勝利後任上海直接稅局局長時，嚴禁貪污

。他委派舍弟莊爲巡迴督察，舍弟剛從大學畢業，我恐年輕識淺。障川說：「青年純潔有幹勁，使其督察所屬，必能公正無私，不受惡習污染。」

障川到南京接洽公務時，常到我家餐敘，藉以話舊。我來臺後，以時局突變，音訊未通。回憶同窗三人，僱北、其玉皆學有專長，在學術上有非凡的成就。障川宦途得意，惜晚景不佳。使決心來臺，不虞缺乏機位，乃猶豫不決，遣恨終生，不禁爲室友惋惜。我騫遠荒學，備嘗艱迫，蹉跎東西，依然故我。每一念及，愧對故人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 著

上下冊售一四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爲、梁啓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。上下冊合售一四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